

九
十
三
年

中法大學
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發行



法國革命外史 九十二年上二冊

(定價大洋六角)

譯者 東亞病夫
印刷者 上海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
北京廠西門

分發行所 有正書局
天津東馬路
蘇州都亭橋
南京奇望街

法國革命外史

九十二年評語

蒙俄著書。從不空作。一部書有一部書的大主意。主意都爲著世界。如鐘屢守爲宗教。噫。無情爲法律。海國勞人記（即小說時報所載噫有情）爲生活。笑面人爲階級。然則九十二年何爲。曰爲人道。九十二年千言萬語。其實只寫得一句話。曰不失其赤子之心。

人說九十三年是紀事文。我說九十三年是無韻詩。何以故。以處處都用比興。故只看卷一第五章。叙礮禍。卷四第二章。述三童戲。嬉意何所。指不要被作者瞞。門。百科全書。評九十三年。謂爲詩體之散文。是搔著癢處語。

無宗教思想者。不能讀我九十三年。無政治智識者。不欲讀我九十三年。無文學觀念者。直不敢讀我九十三年。蓋作者固大文學家。而實亦宗教家政治家也。

九十三年當頭棒也。當代偉人不可不讀。九十三年亦導火綫也。未來英雄尤不可不讀。

譯者識

九十三年 評語



法國革命外史

九十三年卷一

葛俄著 東亞病夫譯

第一章

當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五月杪。有巴黎民軍一隊。桑坦爾（巴黎麥酒商攻文臺時之師團長）率之。往攻勃蘭峒者。道經沙達蘭森林。其時部下健兒。爲數不及三百。蓋適經蘭哥瑞麥樊密三度劇戰之後。僅留此刼餘之殘隊鼓勇而進。

先是巴黎遣征文臺之軍（文臺爲于黨起事地）僅九百十二人。及四月二十五日。高威爲司法大臣。蒲處達爲陸軍大臣。提議發送志願兵。助攻文臺。巴黎廳府特遣桑坦爾招集一萬二千人。野戰砲三十。砲兵一隊。應召者二十八日。在廳府授桑坦爾以口令曰「勿市恩。勿縱敵」。五月朔日。遂由巴黎出發。不料轉戰至五月杪。歷時不及一月。此萬二千之志願兵。爲國死者。乃逾萬人。

今茲三百健兒。卽萬二千人中殘餘之部曲也。經巨衄之後。猶賈其餘勇。徐徐整隊。

向沙達蘭林進發。是林素以險惡稱。入林後昏黑不復見天日。亦不復知有陰晴旦暮。軍隊經此且行且作警備。前後左右巡視無敢或怠。名將荷蘭培曰。軍人之背宜置一目。度此時兵士意中。卽人增十目猶恨不能悉窺林中之秘也。況沙達蘭林爲賊者。麻士基登出產之地。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內亂初起之時。麻士基登曾於是間奮其脫鞬之刃。血人無算。至今草木猶有餘腥。以受創之軍隊經此。恫魄栗魂之地。其戒嚴也固宜。

林中固幽暗特甚。然景色殊佳。綠蔭匝匝。新翠撲人。有時微風吹拂。大類波動之軟垣。日光滲漏。亦幽幽作沉碧色。地上則野花亂開。鳶尾石蒜之屬。無不舒紅吐紫。柳若於密箐中。宣告韶麗之天氣者。細草茸茸。乃爲天然之氍毹。諸兵士分花拂葉而來。觀其神色之間。乃殊未於此間得少佳趣。但覺棲鳥飛蟲咸足生其疑影耳。維時兵士愈行愈深。其恐怖心與里程同其增進。且時時於路旁發見殘壘焚屋。刑人之鐵架。染血之樹枝。何處曾造飯。何處作彌撒。何處曾治傷人。一一可目驗而意。

想以現象卜之。必有軍隊過此。爲期尙不甚遠。今何往乎。遠耶。近耶。抑伏而狙擊我耶。均不可知。惟見荒荆叢灌。蔽途塞徑。脫令設伏。十步之內。決無所睹。其危疑爲何如耶。

於是大隊暫不進。遣候兵三十人。一軍曹率之爲前驅。一從軍女商人隨之。行未百武。前驅之兵忽狼顧不前。蓋此時彼等耳鼓中似觸有人類呼吸之聲。出於叢莽間。又見樹葉動搖不止。知有異。急發警號戒備。

不一杪鐘。三十候兵已列隊作環形。咸舉鎗向樹葉動搖處。手按槍機。目注暗陬。祇待軍曹口號一宣。鎗將立發。當此間不容髮間。女商人適立隊側。翹首若有所睹。忽聞軍曹呼曰。擊。女商人亦疾呼曰。止。呼既即。跳身入深林中。衆兵士隨之。蓋深林中有一圓形隙地。一巨大之半枯樹。偃蹇其上。根株中空。枝葉上覆苔蘚。下敷儼然成穴室狀。穴門半啓。中有一婦人。席草而坐。懷中抱一兒。方哺乳。兩小兒據母膝熟睡。吁吁作齁聲。

女商人趨穴畔呼曰。爾曹留此何作。殆顛耶。微我。爾曹殆彈下矣。婦人聞呼。略一舉首。其時兵士亦繼至。女商人顧曰。此間非伏。乃一婦人。兵士應曰。然。吾等已熟睹矣。此婦初無驚色。瞥睹環而立者。無數之刀光劍影。森冷逼人。諸兵士面目。又復獐獍無倫。乃愕顧若夢。醒全體一震。致驚其膝上之兩兒。一兒微啓其目。呼曰。阿孃兒飢矣。一兒張小拳抱首而呼曰。兒恐甚。惟懷中之小孩。絕無聞見。但緊含母乳。啜咂不已。

婦人此時如受電擊。自頂至踵。顫動不已。仰視適面。軍曹但見鬚眉茸茸。蝟立。幾掩其面之全部。兩目紅燄。翕張不可嚮邇。震乃益劇。

軍曹慰之曰。毋恐。吾曹非他。乃巴黎赤憤隊也。女商人亦曰。我則赤十字團耳。軍曹曰。瑪丹爲誰。請告我。婦人膛視不敢答。

此婦年事尙少。面枯瘠而慘白。衣檻樓類乞兒。首蒙一巨大之頭巾。爲勃蘭峒式。身裹羊皮。以一繩圍繫項下。袒露雙乳。絕無羞澁態。足則無襪無履。指踝血痕縷縷然。

軍曹注視此婦良久。良久曰：可憐哉！貧婦。女商人溫語之曰：爾何名？婦人乃期期作低語曰：我名佛蘭宣。女商人徐徐以手撫摩懷中兒曰：妮子幾歲？佛蘭宣曰：纔十八月耳。女商人曰：是已長成。何猶哺乳耶？宜斷乳飼以麵包。

佛蘭宣見女商人嫗煦狀，知無惡意，心少安。膝上初醒之兩童見兵士冠頂羽毛，從風飄飄，以爲嬉春粉蝶，愛翫不置，恐怖之念已擲諸腦外矣。

佛蘭宣曰：諸兒皆飢。我乳亦垂竭矣。軍曹曰：我將食諸兒，且及爾。但未食之先，宜答我一語，即爾於政治上之意見何屬也。佛蘭宣目視軍曹，不能答。軍曹曰：我詢汝之語，汝聞之乎？佛蘭宣實仍未會軍曹何語，強答曰：我自幼入隱修院，然實非女尼，已爲人婦矣。我之法蘭西語，由姊氏授之。所居之邨，已罹兵火。我因避難，急遂無暇納履耳。軍曹曰：我非詢汝以此。我所詢者，乃汝之政見耳。佛蘭宣曰：何爲政見？我乃未解。軍曹曰：我問此，因前此王黨往往有女諜，脫爲女諜，罪應槍斃。速奮我，汝非女諜乎？且汝之本國何名？佛蘭宣仍直視不吐一語。軍曹又問曰：汝本國何名？速奮我，佛

蘭西曰。我不知軍曹訝曰。汝不知汝之故鄉乎。佛蘭宣曰。故鄉。我審知之。乃達三溝區內之西四官莊。是也。軍曹聞語。反愕然。沉思久之。曰。汝適何言。佛蘭宣曰。西四官莊。軍曹曰。此非國名。佛蘭宣曰。是乃我之故鄉。旣而曰。我知先生所問之旨矣。先生爲佛蘭西人。我則勃蘭峒人也。我與先生故鄉不同。軍曹曰。然則爾我爲同國矣。汝家在西四官莊乎。佛蘭宣曰。然。軍曹曰。汝家何業。佛蘭宣曰。家人死亡已盡。軍曹曰。人皆有親屬。或今無而昔有。汝告我以汝之親屬何人。軍曹爲此語。措詞稍婉曲耳。然在佛蘭宣聞之。已覺奧衍如演哲理。又茫然四顧。如前狀矣。

女商人睹狀。恐軍曹窮詰。窘佛蘭宣。終莫竟其端緒。乃暱就乳兒。且以掌微擊兩童嫩頰。屬言曰。小女郎。錫嘉名乎。佛蘭宣曰。此女名饒善德。兩孺子長曰。若望。次日阿蘭女商人曰。夫人子皆壯美。雖非角。殊有丈夫氣。

維時軍曹久嘿。殊不耐女商人絮絮。向佛蘭宣曰。瑪丹宜畜我矣。曷爲舍廬居爲野處。曰。我廬已被焚。曰。孰焚之。曰。不知。僅知一軍隊耳。曰。然則爾究爲何等人。曰。避難

者耳。曰。爾護何黨。藍耶白耶。（法四稱王黨爲白黨民黨爲藍黨）曰。不知我護我兒。

少間。軍曹又曰。適言親屬。汝殊昧昧。今茲詔爾以親屬之標的。設我名賴杜伯。爲赤憤隊之軍曹。我家在巴黎彌狄街。我父我母咸在焉。是卽我之親屬也。汝今試語我以爾之親屬。佛蘭宣曰。汝詢我家世乎。我家固代爲農人。我父殘廢。其致廢之由。則由取領主獵區之一兔。法當死。賴領主慈洺審官。僅笞百。然吾父從此癱廢矣。曰。爾之親屬僅此乎。曰。否。吾祖奉新教。教正先生。以爲叛教。治徒刑。時我穉。不能詳也。吾翁爲私販國王處以縲首之罪。曰。爾夫何若。曰。我夫長日爲人死戰。曰。然則孰爲曰。爲國王爭政權。爲領主爭地權。爲教正爭教權。

佛蘭宣語未竟。隊中一兵士忽發狂吼曰。有是哉。人絞而父徒而祖殘廢而妻父而乃爲人効死咄咄。蠢奴！佛蘭宣方與軍曹語。未虞吼聲之忽發。股慄不敢仰。但合掌呼天主不已。賴杜伯叱兵士曰。禁聲。勿驚瑪丹。

女商人即佛蘭宣坐處。亦席地坐。撫兩兒曰。我試度彼等年事。大者四歲。幼者三歲。然否。佛蘭宣微頷其首。又笑顧乳兒曰。妮子亦太無賴矣。長日舌談。効梟獍之食。母耶。繼曰。夫人。母恐我等皆巴黎之國民軍也。夫人亦國民之一分子。宜入軍隊。如我。我名吳散德。給事隊中。爲女酒保。常於槍林彈雨中。傾我溫醇之甘露。潤此浴血男兒。夫人。母易我職。八月十日。我在巴黎。曾以我酒。飲威士丹蒙將軍。八月十日。爲民黨攻破志哥業尼宮。囚繫路易十六之記念日。威士丹蒙 *Westerman* 法之名。

將爲民黨統軍攻王宮。此歷史之榮光也。一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之處死刑。我曾登斷頭臺。獻王以懺悔之杯。猶憶此朕。即國家之狂王。至此乃無一衣一履之蔽體。但赤手接杯。時時顧我。獐笑耳。我謂夫人宜壯爾膽。隨我入隊。爲第二號之酒保。我職不難於兩軍交綏時。腰懸酒筒。手持提鐘。且搖且呼曰。愛國青年。誰欲飲者。就我。祇此足矣。我之宗旨在博愛。雖身處藍黨。然值傷人求飲。不論藍白。概飲之。蓋人當濱死。但有愛神。無意見之差別也。夫人許我入隊。脫我被殺。夫人即爲我之繼續。

人母心。心。見。見。作。怯。兒。女。態。也。

吳散德爲此雄辯。自信此雄辯之効力。能令佛蘭宣距躍而起。乃詞畢而佛蘭宣殊澹漠。僅默誦吳散德者數四。抑若此三字。殊費記憶力者。

吳散德尙欲有言。賴杜伯止之曰。我問未畢。汝且勿喧。乃顧佛蘭宣曰。汝夫現居何處。成何業。佛蘭宣曰。彼已被殺矣。惡能有成。曰。何時殺。被曰。前三日。曰。殺之者誰乎。曰。不知。曰。藍黨乎。白黨乎。曰。槍彈曰。爾夫被殺後。爾何作。曰。我携我兒逃。曰。携至何處。曰。携至此間。曰。睡何處。曰。地上。曰。食何物。曰。無。

賴杜伯聞此。領鬚。忽戟立。面呈不平色。問曰。竟無食乎。佛蘭宣曰。有之時於叢棘中。覓得野梅。桑椹爲鳥啄所遺者。嚙之充飢。賴杜伯笑曰。等無耳。奈何。云有。

賴杜伯言此時。母膝上之大兒。若已解其意者。啼且呼曰。吾飢。吾飢。賴杜伯急於衣囊中出麵包一片。授佛蘭宣。佛蘭宣均分爲二。餉兩童。兩童乃大嚼不已。賴杜伯曰。兒得食矣。母竟不自餉。吳散德曰。母或不飢。賴杜伯曰。非也。爲母應爾也。

兩兒食竟。又各呼渴索飲。賴杜伯遲疑曰。林內無河奈何。吳散德乃解腰程所懸之銅杯。又旋酒筒蓋。傾數滴入杯中。就兩童唇際飲之一童入口。乃繭其眉。一童則張口欲嘔。賴杜伯曰。爾飲以火酒乎。曰然。我更和以醇醪。彼等皆邨兒。負此嘉釀矣。飲既。賴杜伯續問曰。兵火中。瑪丹以何術自脫。佛蘭宣曰。我出走時。戰方劇。繞我身者。悉鎗彈礮火。人殺我。夫及兒。我乃抱兒突圍出。初猶奔軼。繼乃盤蹕。終則跌而葡行。賴杜伯以鎗柄築地曰。慘殺！惡戰！佛蘭宣曰。由此三晝夜。臥苔洞中矣。賴杜伯曰。此安足名爲臥。即顧爲諸兵士曰。一枵腹之枯樹。能容一人。如花苞之含蕊者。鄉人號爲苔洞。試問我巴黎人。能堪茲虐苦否。諸兵士齊呼曰。可憐哉！一婦人。乃偕三童子。臥樹穴中。賴杜伯故作謔語曰。若有人過此。適當羣兒號呼時。四顧無所睹。必且奇詫。告人謂文臺之枯樹。能發人聲。啼飢號寒也。賴杜伯作此雅謔。非以取快實乃力掩其悲梗。夫以一寡婦偕三孤兒。當此彌天戢火之時。竄伏荒林叢灌間。舍離離原草。無所謂。餐殮舍團團圓。蓋無所謂。棟宇誰實。

爲之陷此慘酷。賴杜伯此時蓋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情來襲其心。不覺步近佛蘭宣。目注哺兒。不發一語。

此時哺兒忽離其母乳。徐徐回首。以嬌麗之目光直注賴杜伯。蒙茸之面。驟然微笑。賴杜伯受此乳兒之微笑。較之利刃刺胸痛乃愈劇。眶中急淚續續下。留鬚間如珠。顯高聲呼衆兵士曰。吾友我欲我軍隊爲慈父收育此三孤兒。衆兵士不待語畢。齊呼共和萬歲者三。賴杜伯乃與三童各一握手曰。此吾赤憤隊之胎兒也。吳散德亦狂樂抱佛蘭宣曰。以我一赤憤護此三孤兒。兵士乃復呼共和萬歲者再。賴杜伯招佛蘭宣曰。女國民。汝前隨我行耳。

第二章

王權傾覆矣。獨夫授首矣。黨派分歧。聯軍逼境於全國。風潮掀天。震地之中。有一英國小軍艦潛航出英法交界。瑞寨島之良霄灣時則九十三年六月一日也。

午後微陰。黃霧四塞。是等天氣最爲海上逃人所利用。小軍艦適於是時受都爾鐸

文親王之命令。抑若有極重要極秘密之事。必須立時出發者。其出發之目的。不可知。就外形言之。則似爲巡哨島東隅領海計。無可議也。艦雖屬英。而船員則皆法產。艦名克蘭穆。形似荷重之商船。實則戰鬪艦也。其購造之特質。辟之於人。則智力兼備。智能誘敵。力能拒敵。是夜之出帆。殆欲自裨其特質之功。用者。艦上之中甲板。則以大口徑之海岸砲三十尊代之。礮式極古。各駕以銅輪。各以綱具互絡而堅縛。又加巨鎖焉。外乃以礮之上裙掩甲板之門口。布置至爲周密。表面似端備颶風來襲者。其實則非備風。乃示弱耳。礮眼全塞。甲板之天窗亦閉。自艦外視之。絕無武裝形迹。不過一礮坐式之中甲板而已。船體厚實而肥大。構造至苟簡。然堅緻輕捷。在英吉利海軍中稱首。戰鬪時。力足敵中艦。船員皆法人。大都由亡命之貴族士官組合而成。人雖寥寥。率皆善駕駛之。水手能鬪戰之。步兵强悍不撓之。王黨平生皆有三種。至堅至大之迷信力。至死不肯變更者。曰艦。曰劍。曰王。其中又有一隊步兵。端備上陸時効用者。亦雜居船員中。

克蘭穆之甲必丹爲王家海軍有名之軍官白師裴伯爵其副曰費安斐爵士法王衛兵之總司令也。船主名賈克卦亦瑞寨島之名航師。

天下無論何等秘密當局者類以爲掩蓋周遂無人能窺其內容其實冷眼人嗤鼻其旁者屢矣。克蘭穆艦之出瑞寨其舉動未嘗不故示鎮定而人度是艦之去必載有非常之事俱行蓋當其將啓碇時突有一人來乘是艦其人形貌至翹人耳目也其人爲一老者軀幹碩碩貌至嚴酷髮皤如銀而目光炯然類驍健之少年當登艦時適風開外帔人以是得窺見其全身之結束內服高盧古式連襪之衷衣足登革鞢長乃過膝衷衣外披一野羊毛短褐褐爲勃蘭峒鄉人所常御制作極怪異名雖爲褐其實乃一完全之獸皮僅於革上略施緣飾常日則表毳而裏革節日則反之蓋以緣飾之革爲華服也老人今茲所御則爲常服肘膝均陷裂如其年事外帔以組布爲之亦檻樓如魚簑冠圓帶博簷之冠其簷能卷舒自如下舒時則形如邛夫氈笠上卷則簷左露出一絲結之徽章望而知爲軍人老人於登船時特垂其簷無絲